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卲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二十五

宋 楊時 撰

序

送吳子正序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跡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

乎後世髙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惟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為學也而其藴道懐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邪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収拾補綴至建元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

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為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孔

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武陽吳子正余之畏友也博文强識於諸子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循是而進益求古人所謂卓約者而守之庶乎其至矣區區於漢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務為辭章以驚眩末俗非善學也夫贈言為别以相規切蓋古朋友之義也故於子正之行輙書以為贈

與陳傳道序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

有中否遠近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没更戰國至秦遂焚書坑儒士六經中絶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强識者世豈無其人邪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奥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葢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

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

生知邪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言而道之所存葢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黙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墻足未踰閾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其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

欲誇多鬬靡而已是烏用學為哉彭城陳君傳道志學之士也其將之官也求予言故因為發之然未知陳君果以吾然為言邪其未以為然耶幸明告我庶幾其有警也

復古編後序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實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

況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揚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為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竒字繆蟲之書並行於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科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友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

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於古者必有取於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毗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為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於字書也故為之說以附于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書義序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

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
傳於後世者具載于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
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歴數
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
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竊為匹
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
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於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
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

此道也乎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為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為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為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為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為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

宜故狥名失實流而為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為忠小不可忍而為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盖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為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奥盖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黙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論語義序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兹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

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為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已於此壯有不知者益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

言其庶矣乎

孟子義序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辯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絶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為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

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
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宜其
迂濶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
行亦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
世之賴其力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楊墨之道息而
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
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
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

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戸可漸而進矣精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然聖道淵懿非淺識所知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及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中庸義序

伊川先生有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

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書葢聖學之淵源入德之大方也孔子殁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葢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則其去本浸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葢出於此則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知尊孟氏而於中庸之書未有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予昔在元豐中嘗受學明道先生之門得其緒言一二未

及卒業而先生歿繼又從伊川先生未幾先生復以罪流竄涪陵其立言垂訓為世大禁學者膠口無敢復道政和四年夏六月予得請祠館退居餘杭杜門却掃因得溫尋舊學悼斯文之將墜於是追述先生之遺訓著為此書以其所聞推其所未聞者雖未足盡傳先生之典亦妄意其庶幾焉學者因吾言而求之於聖學之門墻庶乎可窺而入也

校正伊川易傳後序

伊川先生著易傳方草具未及成書而先生得疾將啓手足以其書授門人張繹未幾而繹卒故其書散亡學者所傳無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謝顯道得其書於京師示予而錯亂重複幾不可讀東歸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複逾年而始完先生道學足為世師而於易尤盡心焉其微辭妙旨蓋有書不能傳者恨得其書晚不及親受旨訓其謬悞有疑而未達者姑存之以俟知者不敢輒加損也然學者讀其書得其意忘言可也

孫先生春秋傳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殁更秦焚書微言中絶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疵病至父子有異同之論况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為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六經尤

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科舉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饜餘盡發聖人之藴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户以窺堂奥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腐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兹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

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邪晚學後進妄以蕪辭玷墁之非惟不足以為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絶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鄒公侍郎奏議序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為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顔面不問知其為仁

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猶虛舟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為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為公議不允忤上旨姦諛之徒惡其害已相與協力擠之於陷穽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偽為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

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為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為公辯明者公既歿迨今二十餘年昔之姦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真偽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為叙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為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為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革未及弛擔即馳往省之見其苶然僅存餘息然語不及私猶

以國事為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為己任至垂絶而不忘也每追念及之愴然不能釋嗚呼世道凋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楊仲逺字序

楊君敦仁以其名求字於予曰願聞一言以進其不及自惟不肖何足以副其求然義不敢默乃告之曰仁之道其至矣乎雖孔子猶罕言也況餘人乎然試嘗語子以吾所聞夫忠恕者仁之方也寛裕温柔者仁之質也

齋莊中正者仁之守也發强剛毅者仁之用也無迷其方無毁其質慎守之力行之則仁其庶幾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今吾子以敦仁自名可謂知任重矣子願以仲遠配予之名益將期予於遠也夫任重而不期於致遠中必自畫而已其於仁乎何與然古之為此道者果何求哉亦曰無迷其方無毁其質慎守之力行之而已反是而求所謂仁其庶幾者非吾所敢知也於戲

有名而不孚其實者古人恥之而今人不以為恥也吾子將有志乎古人而不免於今人則宜勉之毋忽云

鄧文伯字序

武陽鄧平更其名曰洵武間而語予曰平之名久矣未有知其為倒士也夢有神人告我曰子之名平其字倒士使子之困窮也殆以是夫予覺而異之徐而思之意者殆天將啓予乎吾困窮之病將由此有瘳乎不然何神之告我詳而警我之至也越明乃以洵武易之吾子

姑為我字之以相神之惠斯亦故舊之義也予其無辭予聞而諾之為之言曰夫一體之盈虛消息通乎天地應於物類則禍福之來兆於彼而此應之亦其理也然天棐諶命靡常而古之人所以應天者亦求諸已而已君宜勉之夫有武必濟之以文請字曰文伯并為說以紀其事云

楊希旦文集序

先生諱其字希旦延平將樂人也自少以文行知名累

舉不第抱負其器退老於家以詩書自娛其為人敦朴
夷易不事表襮睟然有長者之風鄉黨稱其行焉先生
既没逾一年其子闕道始集其遺文數百篇屬予為序
予告之曰士以一言輕重足以信今傳後惟有德者能
之予何敢當然㓜嘗得侍先生閑燕其善言懿行固已
飫聞習見之矣俯仰十餘年間先生之交游親友凋喪
略盡能知先生所為者漸不可得則予之素所聞見者
猶當稱述顯揚之使後進者與聞焉况其遺文乎予雖

不肖其何敢辭先生詩文清切平易不以雕琢為工覽之者亦足想見其風度云

謝君咏史詩序

君子積學積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為君禹稷臯陶之為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熈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

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揚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權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照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婁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所著咏史詩合二編屬予為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溷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户齊民為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

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故予喜其為人而樂為之道也其詩詞尤麗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

田曹吳公文集序

吾郡畨律先生集錄其先君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予為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為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士大夫達

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

多隱德不求聞達而足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儀去年以遺逸被名相君說之除大成府審騐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吴諱輔字𢎞臣

冰華先生文集序

冰華先生錢公諱世雄字濟明常州晉陵人也公年十

六七時其詩已為名流所稱比壯遊東坡蘇公之門與之方軌並馳者皆一時豪英而東坡獨稱其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則其推與之意至矣然公以是取重於世亦以是得罪於權要廢之終身卒以窮死公初在平江雖為郡貳而政實在公出老奸巨猾屏氣惕息摧伏不敢逞而善良有所怙已而為有力者所困不得盡其所欲為者士論至今惜之而邦人之思愈久而不能忘也公雖退休益自刻厲日以詩書自娛無窮愁戚戚之氣遇

事感發一見於詩故其文於詩爲多公旣没其子詡集其遺文屬予爲序余竊謂東坡文妙天下爲時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則公之文固世所願見不待余言而傳也然公之平生交游執友凋喪略盡晚學後進無能知公者故余不辭而爲之因以著其出處之大略云

王卿送行詩序

皇祐二年光禄卿贈太尉王公謝事南歸在庭公卿大

夫設祖道供帳都門外車數百輛自祁公而下六十有六人各賦詩以紀其行是行也蟬蛻囂塵之中而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利祿而不知止者相去遠矣昔二疏辭位而去都門供帳之盛則有之至若公卿大夫播之聲詩垂耀無窮蓋未之有也則公之歸榮於二疏有光矣然余竊怪慶歷皇祐間君臣一心收攬豪英如建厦然大而為棟梁細而為欂櫨居楶無不盡其材者究觀六十有六人登金門上玉堂進逹居宰輔者殆不可勝數

公以清名重德為時望所屬而位止列卿高才遠識獨不究其用士論所以重惜之也昔公之子通奉公嘗編集諸公送行詩為上下二卷欲鏤板以傳未及而没今其孫大夫始克成先志不遠數千里以書屬予為序夫成德之後茍非子孫世有人焉而能顯揚無窮之聞者未之有也余以晚學後進雖不登公之門與聞謦欬之餘音然得諸公之詩玩味之亦足想見其風度矣昔韓退之以文名擅天下猶以詞列三王之次為榮耀余何

人哉乃獲載名諸公之間故承命不辭勉為之書

龜山集卷二十五

龜山集卷二十六

宋 楊時 撰

題跋

跋司馬温公帖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温公奔訃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填溢衢巷願公之留者萬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貳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寄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卒能於期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内丕變雖懼於前而垂名於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采披玩久之不能釋手因附其說於後

跋富文二公帖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歷中北兵叩關渝盟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金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

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犬吠之警二公繼登宰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稽顙面内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采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趙清獻公愛直碑

幼安清獻公之外孫出東坡所撰愛直碑示予其寶藏之殆什襲也公之流風百世而下聞者猶將興起況其親且邇乎吾知幼安非徒玩其辭翰而已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將必有得於斯文也

跋横渠先生書及康節先生人貴有精神詩

横渠之學其源出於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為一家故余録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横渠雖細務必資於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人貴有精神詩康節作并書康節詩云大筆快意余在洛中得其遺槀讀之皆大字與此詩頗信乎其以大筆快意也明道亦嘗和其詩云客求墨妙多擕卷葢康節以書自喜而士大夫多藏之以

為勝其字畫端麗勁正亦可觀德也横渠先生字子厚横渠人康節諱雍字堯夫康節乃朝廷追贈先生號也

大觀元年八月己卯餘杭東齋書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學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於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

道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無有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無止焉則將焉歸乎故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内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髙明處已中庸處人離内外判心迹其

失是矣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學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户可策而進矣欲仁其勉之哉

題張公行狀後

右張公吳時貴將與楊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公其一也方五季亂亡之時羣雄並爭公以拔山蓋世

之才躬蹈矢石陷敵攻堅為一時稱首宜其鷙悍强忍而提師征行乃未嘗妄戮一人至止而人安之則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其不在兹乎同時輩流乘功名之會鷹揚邁往之氣舉相埒也今其子孫散為編氓堙没而無聞者可勝計哉公獨世有顯人又皆以器業見稱於時則公之所積可知矣政和之初余來毗陵始得與公之諸孫游視其壯者皆賢豪雖童穉亦彬彬可喜益知公流澤未艾公之孫收之以公之行狀示予究觀始終慨

歎者久之故附其說於後

跋賀仙翁親筆詩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問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示人以治生之說旨哉有味其言也豈徒可以遺子孫乎至人所以養生盡年亦在方寸之地自耕而已不知出此雖巖居水飲盡為壽之術必有虎食其外也其人不可得而見讀其詩觀其字畫亦足想見其人矣

跋賀方回鑑湖集

元豐末年予始筮仕與方回俱在彭城為同僚友自彭城一别聲迹不相聞葢三十年餘矣政和甲午秋八月予還自京師過平江謁方回披腹道舊相視惘然如昨夢耳方回之詩予見之舊矣復出鑑湖集示予其託物引類辭義清遠不見雕繪之迹渾然天成殆非前日詩也方回自少有奇才若儀秦之辯良平之畫皆其胸中饜飫者意謂其功名可必也世變屢更流落州郡不少

振豈詩眞能窮人耶然方回詩益工名日益髙足以傳不朽矣與世之酣豢富貴與草木同腐者豈可同日議哉以此易彼亦可自釋也是年冬十有一月癸未自餘杭徙居毗陵道過吳江舟中書

跋鄒道鄉所書女誡

古者大夫以上子生立三母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為之師女子十年不出教之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

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閨門之內朝夕之所習聞者惟是而已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德言容功不待異稟而能也禮廢千有餘年士且不知師而況於女子乎故膏粱之族酣豢逸放於幽閑之中而塗歌巷語淫褻不可讀者日積於耳目其不淪胥而散者幸而已毗陵張氏世有顯人其子孫皆高才遠識絕出倫輩令見其人矣牧之間出道卿所書女誡示予極稱其稚子之賢益知張氏之刑家貽後者其流未艾也以圭璋之質又得良

工切磨之其成豈易量哉道卿盛德之士也言動足以經世範俗其所書不特有補於張氏而已後必有因斯文以興起者其於世教豈小補哉

題了翁責沈

了翁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矣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言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彊何以及此高文大筆著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豈

曰小補之哉

跋了翁與韋深道書

道同則相望異世其合有若符節者氣禀有異雖一身之内肝胆楚越矣三山在弱水之外舟輿不通居之者形影自相弔耳深道乃眷眷然念之非聲氣相求神交於萬里之外寧有是夫了翁天下士也世以其言為輕重而相與如此余雖未嘗知深道而信其賢也無疑矣

題中庸後示陳知默

熙寧以來士於經蓋無所不究獨於中庸闕而不講余以為聖學所傳具在此書學者宜盡心焉故為之訓傳藏於家初不以示人也雖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窺竊妄意其庶幾焉吾子試以予言求之將必有得矣

跋曾伯智孝行類要

曾君伯智以所著孝行類要示余非博極傳記百家之言不能成此書也其用力勤矣然古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已蓋將以畜德也觀伯智自叙可

謂知務本矣盖非苟知者又欲使覽之者因是而感化則其志遠矣君之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將必有得於斯書也

跋公子血脉譜

右春秋公子血脉譜得之於南康王巖先生揚孝本其傳本曰荀卿撰夫荀卿當仕於楚矣不用故退死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秦之間而是書秦譜乃下及乎項滅子嬰之際吾知其非荀卿氏作明

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國之君得姓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于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支分派别較然如指諸掌非殫見洽聞者不能為也然其間不無訛謬舛錯學者其慎擇諸

跋三墳傳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其義深

矣殆不可以形數名也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説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道者考正焉

題李丞相送幾叟序

丞相李公以英偉剛明之才任天下之重蓋一時人傑也其視了翁為前輩雖未嘗從游而聲氣相求非一日

也問道之勤見於斯文惓惓之意厚矣公初自左史言事謫居沙陽與幾叟游為布衣之交不以賢貴自挾而以道義為重因其有行也累數百言以為別公於上下之交可謂無諂瀆矣

題翁士特文編

翁君士特示余詩文一編辭義精奧有古作者風氣而古風辭氣尤工皆非常流可到也三復欽歎然予嘗考古聖賢為學之方竊謂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是時

雖六經之文未有也況他書乎舜在深山與草木居鹿豕游無以異於深山之野人固非有誦記操筆涉墨為文詞也其學果安自乎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豈皆生知耶然則聖人之所以為聖賢人之所以為賢其學必有在矣漢之諸儒若賈誼相如司馬遷輩用力亦勤矣自書契以來簡冊所存下至陰陽星歷山經地志蟲魚草木殊名詭號該洽無一或遺者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

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士特性資英邁絶人遠甚如欲以文高於世則文固已足高世矣然如士特之才要當以聖賢為師入其門窺其室家之好内外進矣然後為至此予之所以望士特者區區漢儒不足學也

跋了翁書温公解禪偈

李君興祖以了翁所書温公解禪偈欲求余言以刻諸石温公葢一代宗臣了翁雖流離擯斥不為時用而其

流風餘韻皆足以勵臣範俗其辭翰宜為士夫之所寶玩與祖乃能鏤石以永其傳是宜書也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冊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迨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之士其言足

以信令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跋鄒公送子詩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盖人之於親四世而緦服窮六世而親屬竭服窮則遺澤浸微矣故五世而斬此古今之常理也舍人鄒公於其子筮仕之初以詩贐行其丁寧訓飭不以寵禄為榮而以陰隲蒼生為念則其垂裕之意豈淺哉積至于道鄉緦服已窮矣今其元孫出其詩

示余余得而伏讀觀公所以訓迪其子孫與道卿所以奉承之志則鄒氏之流澤豈常理之足云雖亘百世而益光矣

跋司馬温公與明道先生帖

横渠先生既没其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以謚議質諸明道先生先生與温公参訂之故有是書其辭義典奥而引據精審足以是正先儒之謬故寶藏之以傳後學

附司馬温公與明道先生帖温公家集中不載故附見於此

其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之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為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没

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闗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承闗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謙遜博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裁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伯淳大丞座右正月十六日

書李從政墓誌

公少時過錢塘東平呂公惠卿得公之文以示翰林沈公文通二公奇其文引為忘年之交謂人曰毗陵素多士未有如李公者於是文日益有名公於書無不讀其心傳自到之學蓋非淺者所能窺較也晚在彭城方計司議法興利之時百役毛起公處之裕如手未嘗廢卷也利國監有中貴人陰以事中其同僚者部使者付公治之甚急已而事連中貴人公請併治之中貴人懼甚

部使者又欲兩釋之公曰事未暴白治不治在公而已付之有司則有法守獄已具不可易也使者不悦度公不可以勢奪卒移他司釋之是時顔復長道居里中聞之謂予曰奄宦倚褻暱之私脇持上下雖當路要官無敢輒忤其意者李君一以法繩之不少貸非秉義不可回屈不能為也郡守高郵孫公覺尤深器之事無大小惟公聽也蕭縣有劇賊行軍者土兵力不支被重傷亡其主將通守李陶行縣聞流言謂土兵不戰而北凡二

十有五人欲置之極典公曰有司訊治曲折詳盡猶恐不得其情令以道路之言置人於死地非審克之道也持之月餘不能决後卒如公言微公爭之力幾為淫刑濫誅矣公之治獄平反類如此其小者不能悉數也政和之初予待次毗陵公之子殊以公誌銘示予讀之戲然追念平昔悼斯人之不復見也惜其遺事可傳於後又皆予所親見者故序次之以補誌文之闕

跋道卿帖

士不患無名患實之不至道卿天下士也以一言忤旨流竄嶺表終身不復今手澤所存士夫寳藏之以為珍玩其身雖屈於一時而世誦其美不厭蓋名實既孚則清議終不可掩也

跋江民表與趙表之帖

民表將之官以書抵予告行期未及脩報而凶訃至人生如朝露豈不信然歟今見其手澤惘然不覺為之流涕也民表不妄許可表之雖未及識覩民表所與如此

則其人亦可知矣

跋了翁祭鄧南夫文

余聞南夫平居家人不見其喜怒一日因事怒甚已而悔之自恨其養之未至也充是心以往可謂知好學矣了翁友之其厚如此不問可知其賢余幸與之同鄉未及識而南夫已逝悲夫不復見斯人也因讀了翁之文悵然久之故姑書其所聞附於後

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葢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題諸公邪說論後

昔王荆公以邪說惎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享太學諸生薰陶王氏之學久矣閧然羣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

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跋彭器資送余仲勉序

彭公以盛德重望爲時名臣士大夫得一望履舄者如登膺門況其厚善者乎仲勉先生余雖不獲從之游觀其所與則信其賢也審矣

跋温公與劉侍御帖

熈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寛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温公抗章於廷諍之

事之本末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叙别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歎乃附其說於後

龜山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卷二十七至二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舉人臣黄煒

龜山集卷二十七

宋 楊時 撰

雜著

書銘

含其英茹其實精于思貫于一

言默戒

鄰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

其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雞烏能為不祥於人歟其自為不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則自為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頼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乎又思曰人之言黙何以異此未可言而言與可言而不言實足取禍也故書之以為言黙戒

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

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雜說

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予以為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為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也

黄門謂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予以為相如奉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也特畏其威彊耳古人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國而去之況於一璧乎此知事大畏天者之所為也當其持璧睨柱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也而欲徼幸於不死難矣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不一二年卒有覆軍陷城之厭雖完璧以歸於趙何益哉此其知不足稱也已澠池之會其危又甚

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期以一月不反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是行非有萬全之計也相如為國卿相其勇略不足以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不殆哉此特曹沫之流戰國之雄者耳而謂之以道事君固如是乎黄門以為大臣吾亦不知其說也

哀公問社論者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夫魯之微三桓之

誡而欲去之豈易言哉而以隱語語於人為穿我者謀人之國亦以隱答之一失其旨則傾國亡身之禍隨之矣而孔子亦以隱罪之此何理也夫隱語古之滑稽者時有之而謂聖人之徒為之乎

世儒之論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熱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熱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間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

也故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孟子毋之道也火無形麗木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熱之有哉而謂熱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説而漸失之而輕為之議其亦不思之過歟

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

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耶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孟子又推之以為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夫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

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鄧氏真贊

婉婉夫人夙有令儀柔靜以和室家是宜今其云亡厥聲尚懿圖形于茲以永瞻視

陳居士傳諸公跋附

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吊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

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
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内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
盡誠敬雖橫逆有惡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
足芥蔕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
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
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罷甚僚屬
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忘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
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亡

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郊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歎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葢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已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

者比其子壯公名與之其人矍然謝之初弗知也葢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于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於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

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友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益黄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

世令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藴以詒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

中澣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黄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跡後之識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逺雖無卓然顯白於世者旣得佳傳又得鄉陳二公為之書篆且䟦其後以垂不

朽讀者想望其人嘗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張牧之子名

張氏世有清德由聖得子求名於侍講呂公原明而名之曰清孫夫伯夷聖之清者也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而去之若將浼焉故其流風之弊容德不足而至於隘今牧之得子而求名於予請名曰容孫蓋將以濟其世德也

致語

聳壑凌霄共喜千齡之會銜盃樂聖仍逢四事之并玉塵交揮德星復聚恭惟知府朝請南溟英稟究國上才顧千里之難羈姑六月而一息簡在二聖光于四賢行聞衮繡之歸佇有功名之享通判大夫職分郡貳位列星躔家傳清白之風世歷要權之任芳猷不墜威望有加相忘顛上之清歡無愧山陰之盛集偶茲勝事敢獻鄙辭

庭下秋風颯斾旌使君爽氣逼人清功名共喜千齡會
尊酒仍逢四事并甘谷殘英留晚翠雍門餘曲有新聲
莫辭酩酊同民樂鳳詔行催上玉京

又其二

伏以跨鯨溟渤身出蓬瀛浮槎天潢道逢牛斗斯一時
之盛集馨千里以交欣恭惟經畧侍制儒席至珍英躔
逸步脫跡東膠之列蚤膺宣室之求握筆螭頭連飛鴈
序俄出分於屏寄復承代於瓜時豈惟聞望之隆兹寔

衣冠之盛知府朝請天資曠達德宇宏深式慕子淵之用行庶幾孔氏之毋意思締交於大國方講好於兩君適茲化景之長足為賢者之樂欲傳勝事用播聲詩

霧捲初迻斗牛間隱隱晶光照夜寒況是春城多樂事果逢星節駐征鞍使旛暫屈留旌旆雲路終同接羽翰已寫風猷傳樂府更磨琬琰一時刊

龜山集卷二十七

龜山集卷二十八

宋　楊時　撰

哀辭　祭文

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于官是月晦郘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為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訃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没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

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墻者葢不可一二數也况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追戰國縱横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為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趍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荆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

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内外之道黙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葢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説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没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

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為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

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敕歷切）全體而分封偽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茲兮萬世之師榭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

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縣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曾有塵之弗施嘆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栖栖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茲通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迴曲往而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夭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揜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

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哀鄒堯叟

宋有君子姓鄒名某字堯叟邵武泰寧人也先生自少有文名尤工辭賦以壯遊四方始從中山劉公彞為學鐫磨浸灌六經之旨百氏之書無不該洽旁穿曲貫各得其宗不為異端還惑汪洋大肆發為詞章遂以名稱于時嘉祐中登進士第其莅官雖冗職必盡其力凡决獄聽訟鉤考簿書赴期會他人視若不勝其煩先生處

之日未嘗廢書也其用志益深後之所自得者多矣余
自垂髫誦先生之文及長聞其名藉甚益歆慕之尚恨
未及見叩其餘論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
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
未嘗一日相舍也其後先生官於閩余適東徐差池南
北遂不復相值今其已矣於戲先生學充其志而用不
究其才其平昔朋友共學者往往登顯仕居要津視其
顛沛忍不一引手提掖之卒以窮死噫命矣其誰尤余

獨恨相去之遠不憑棺一慟弔其遺孤以盡其師友之情故為辭以泄其哀其辭曰有美一人衆之郭郭兮邦國之楨應時須兮純明篤實衆式孚兮胸中之藏羅瓌琚兮位卑德尊慘莫舒兮汗血龍駒縶荒嶇兮雲帆蔽天膠沮洳兮天地吸噓鼓洪鑪兮鑄物範形曾莫圖兮自爾遭之末所如兮既實爾德孰云癯兮胡耆爾壽忽闕徂兮嗟余與子阻修途兮不得憑棺弔遺孤兮飲恨于懷曷由除兮

哀郭思道

吾友思道諱某姓郭氏福唐人也先世皆隱德不仕其族系蓋莫得而詳焉思道自少時尤喜黃老之術以求衛生之經不利貨財不近聲色淡然自得視天下之物若無足以贅其身晩頗好浮圖氏之說其與人交久而愈親與朋友言必以忠信其辭氣抗直不能與物逶迤以苟悅世俗熙寧乙卯同余游京師余綴名秋官思道失志遂同入大學今知制誥黃公見而悅之用以為直

學未幾職小學教諭其純德懿行雖為當路者之所知其自處歉然亦未甞因之馳騁以求見於世也於戲周道衰為士者不孚於名實而國論不出鄉閭州黨之間盜名竊利之人肆行機變以欺世罔上貪得忘義屈道徇物以至昏冥顛踣而不悟雖妾婦乞人之所悲羞而不受者猶將泰然矜耀以自得其辭受取舍尚何足誅哉君於是時也超然遠覽不以貧賤富貴攖拂其志斯亦難矣其志行雖未能盡槩於古人其賢於衆人也亦

遠矣余從之游且十年得其所以治身養性之實非一二也以余之所言推余所不言盖可知也享年三十有八以疾終于京師余聞之為之悲慟不能自已故為辭以泄其哀辭曰嗟乎思道木訥而仁内行純懿幽無責於鬼明無非於人宜得其祿何顛沛於道路而終死於賤貧宜享其壽何棄世之遽而天年不及於中身死誰葬兮暴骸骨於汴之濵䰟無依兮託厲鬼以為鄰自古聖賢兮自有顯榮富貴騰聲飛譽振耀於無根亦有湮

淪汩没終屈而不伸死同腐骨兮俱磨滅乎埃塵壽夭窮通子能自達吾亦不足以傷神重以故人之情追思感歎不覺涕淚之沾巾

祭文

祭楚守縣君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睢汭懿柔靜淑功施於內隱行弗彰中外式孚允也其臧雝雝和鳴褌衣緰飾大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年黃髮偕老天胡不相中道而

夭歸旐翩翩江流瀰瀰魂兮何之與水俱逝酒餚旣馨
用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

祭思睿

嗟乎思睿命奚止於斯耶昔始同學君方妙年氣吞青
雲俊譽藹然堂堂英姿謂宜壽考天胡爾嗇中道而夭
競時多艱未充其志身後之嗟孀親遺穉適予之舘升
子之堂追念平生顔瞻彷徨尚想音容恍兮在傍欲與
之言即之而亡有肉在俎有酒盈觴子弗食飮予心悲

傷長與子訣隔乎幽荒寓辭以奠涕落沾裳於戲已焉曷日而忘

祭呂侍講

宋興百年世秉國鈞篤生異人惟兹世臣時逢清明與國休戚身雖竄屍流心在王室伊昔師門實傳聖學道隆德尊為時先覺嗟予晚進鼠目麞頭公不鄙予進與之儔吾道之窮公其已矣河流混混貫以清濟胡不憖遺以佑斯文下民其咨昊天不聞臨風一慟心志俱摧公

乎若存其知我哀

祭陳瑩中

嗚呼天生我公為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戉尼之非人能為嗟一跌而不振卒困死於流離賴遺言之未泯導原委而東之念生死之未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浪而沾衣公乎不亡其知我悲

祭游定夫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志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煢然孤立而誰儔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頼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之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求之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

悲聞乎不聞

祭劉器之

嗚呼我公惟德是仔秉義直行與天為徒元祐之初聖賢相逢位冠七人為時宗工道大不容遷於南服赵火洞然不燼惟玉時方清明仁賢彙征昊天弗弔喪我正臣銜觴一慟匪以其私侑食以文其知我悲

祭鄒侍郎

於戲天爵之尊天宜壽之奚為於公獨厚錫之大鈞賦

物實勞以生胡反吝兹而弗與齡錫予之柄尸之其誰杳冥茫昧理莫可推公昔在庭朝陽鳳鳴譊波弗溺惟帝之明建中之初來自南荒人爭覩之景星煌煌秉義不回屹如喬嶽黄陂萬頃莫能清濁至言碩畫百未一施流離困厄天實為之公之云亡梁木其壞世亡仁賢人將焉賴生榮死哀身詘道信公則無憾實哀斯人嗟予與公聲氣相求話言之出其同不謀頃來視公公疾已困匪疾之憂國事是問精貫白日神其聽之云胡不

淑而不慭遺死而可贖人百其身旻天高高邈乎不聞道之窮矣慟非以私公乎不忘其知我悲

祭陳立道

於戲以吾外祖之德其後未有顯者汝幼而聰穎篤行彊學年纔弱冠已策名於鷹書意其大吾外氏之門者必汝也遽止於此何其痛耶又使汝雙親垂白有傷子之戚孀妻穉子失所依怙何其酷耶於戲天乎理不可推其命也夫於戲哀哉

祭陳氏十五娘子

於戲吾聞汝言自謂了達生死視死如歸又言若數盡而終則忽然而往使人莫知皆以汝為戲語孰謂汝之卒踐其言暮而飲酒笑談終席不見其有微疾罷而歸寢曾席未暖而奄然已化豈汝真能了死生厭斯世而將有所歸耶抑數盡而不得不往舍吾而逝耶於戲哀哉念汝生而聰慧長而知學經史百家雖未能盡通而皆曉其大旨吾愛汝而擇其配既得所託矣謂宜與之

偕老云胡不淑中道夭没於戲哀哉汝之四女一在江西三在吾閩在江西者卒不得而訃而在吾閩者已遣人報之矣汝其知之於戲汝之面目宛若在前而不見汝之形汝之言猶在耳不聞汝之聲致此薄奠以寫哀情號呼痛切汝聞不聞於戲吾老矣冀汝送吾之終今返送汝使吾念之肝肺摧裂旻天高高號呼不聞余何罪辜罹此鞠凶死生永訣逝不可追汝尚有知其知我悲

龜山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龜山集卷二十九

宋 楊時 撰

狀述

先君行狀

先君諱某南劒州將樂縣人也祖諱某父諱某先君為人質直而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無含怒宿怨其治家勤約有節雖一介不妄以與人亦不妄取人也自皇祖而上世為農家至先君始勵其子

以學熙寧中某以進士出身而先君喜不形於言色其後雖屛居不仕殆十年而先君亦莫之問也及聞其從師友之賢磨切以德義則充然厭其欲其恬於榮利而樂於義方如此蓋天性也元祐五年十月戊戌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三先君娶陳氏再娶廖氏六年卒有子二人曰某曰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石龜山之陰嗚呼吾先君平生爲善惟日不足不幸少不從宦學不得與當世賢士大夫游故隱行弗彰而其嗣孤其幼

不肖懼終無以成親之名以昭示後世子孫乃泣而書之求銘於有道君子藏諸幽宮庶足為亡者之慰云

曾文昭公行述

公諱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曾氏系出於鄫少康之子曲列之始封也更夏商周千有餘歲微不見於經傳春秋之際為莒所滅其太子巫仕魯乃去邑為曾氏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參生元西父子俱為孔門髙弟曾氏遂有聞於世自是復晦而不顯又千有餘歲至宋

興公之皇祖密公始以文學仕太宗真宗為名臣於時
薦登膴仕者代不乏人至公又以文學登進士第調台
州黄巖縣主簿邵安簡公聞其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
之士蓋有聞風重道接踵至者登門受經無虛席是時
上方嚮用儒臣欲以經術造士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
善之地不宜淹留一郡有旨延和殿賜對公所陳皆上
所欲聞者酬問久之殆將更僕矣除崇文校書兼國子
直講未幾遷館閣校勘删定九域志改大理寺丞同知

太常禮院權判太僕寺殿中省元豐元年除集賢校理
轉殿中丞久之上讀公所撰曾魯公行狀稱善會修仁
宗英宗兩朝正史迺以公爲國史院編修官中書公辇
入判太常以親嫌罷禮官判登聞鼓自秦以來禮文殘
缺先儒各以臆説無所稽據公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
地祇於北郊蓋自公發之雖衆議不同而公獨引經辨
析詞旨精愨故異論莫能奪其議明堂配享徧及五帝
初雖不合後亦卒見施用官制行除吏部郎中每便殿

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再遷朝奉郎與脩兩
朝寳訓國史成錫宴故事非侍從官不坐殿上特命進
公其眷遇之厚蓋示將用公也未幾丁太夫人憂居喪
哀毁瘠甚年未四十鬚髪盡變服除入為户部郎中復
還吏部遷右司郎中覃恩賜緋衣銀魚哲宗嗣位宣仁
太后垂簾聽政用司馬温公吕申公為宰相士多傅時
自効公獨挺然不為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
有常德也以公先帝史官故命公充神宗實録檢討官

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數月名試即真遷實録脩
撰賜三品服初除未拜命書會除葉康直直龍圖閣知
秦州公即上疏論康直素不聞有可用之材昨在陜西
隨軍失亡為多先帝常命械繫欲誅之康直謟事李憲
卒賴以免其人可知矣正當黜退以章先帝之明豈可
更加奬擢執政訝不先白言者承望恊力攻之范公純
仁在樞府語人曰善人不見容則純仁輩不可居此矣
諸公知公議所與咸為之言章請外五上不聽乃出視

事門下侍郎韓公維面奏范百禄所為不正及有非理事十餘件簾中愆甚以為輔臣奏劾臣僚當公行具章疏明論曲直既無明文何異讒毀黜知鄧州公不草制兩上章論之曰維執政為朝廷别白邪正是非真得大臣體雖案牘不具出於口奏豈可便謂之欺君大臣參與國論臧否人物不必一切須形文字顧所言當與不當行之人心服與不服耳今陛下責維徒口奏而已遂謂有欺君之意臣恐命下之日人心眩惑謂陛下以疑

似之罪逐大臣恐於陛下盛德不為無損執政大臣自此以維為戒無敢開口論議臧否人物君臣上下更為形迹恐非陛下推赤心待大臣之誼亦非大臣展布四體以事陛下之道也竟以他舍人行下事雖不從士論韙之諫官王覿言執政忤旨落職知潤州公封還詞頭言覿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為重輕而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覿一言論及執政即日去之是何異愛腹心塗耳目豈不殆哉上

悟加覲直龍圖閣三省議更科舉公獨建議以為三代兩漢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今雖詔内外官舉經明行脩之士中第之日優其恩典不獨取之以言又本其行庶乎近古然徒使舉之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與斯舉者隨衆牒試於有司糊名謄録校一日之長不惟士失自重之義且於課試之際無以别異於衆人則所謂本其行者亦徒虛文而已謂宜别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士

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之數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盡居詞賦經義等科之上庶使學者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於自脩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未之有也太皇太后受册有司檢用章獻明肅太后故事當御文德殿奏疏曰伏見太皇太后聽政以來止於延和殿垂簾視事受契丹人使朝見亦止御崇政殿未嘗出踐外朝蓋外朝天子之正宁太皇太后崇執謙德不欲臨御以

為天下後世法推此言之受册外朝殆非太皇太后之
意特以故事當然耳竊詳故事天聖二年兩制定皇太
后受册於崇仁殿仁宗自出聖意特詔有司改文德殿
此蓋人主一時之制非典法也願下明詔屈從天聖二
年兩制之義受册於崇政殿仰稱太皇太后克己復禮
謙恭抑損之盛德中批令學士院降詔如公所請是歲
坤成節禮官建議於崇政殿上壽其升殿賜酒并文武
百官拜表班次並用天聖三年故事三省樞密院時降

朝旨不敢用天聖三年故事及有司之議乃引九年會慶殿上壽如乾元節之儀公奏疏曰太皇太后昨降詔書以為不敢自同章獻太后令此舉似與前後本末不相稱殆非太皇太后之意特執政大臣出於不思耳疏入從之公之畫規太母之聽言前古靡儷焉非主聖臣直寧有是夫皇太妃親屬有韋城縣民倈偁者負官錢内批特與寬展納錢年限公言此在縣官事至微末恐不足以上煩詔旨以啟倖門又言近日頗有干求内降

特與差遣者此雖未足仰累二聖大公至正之德竊恐僥倖之人轉相扳援煩瀆聖聽杜漸防微宜自今日仍錄仁宗戒敕内降八條以進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奉使契丹回道過雄瀛二州百姓各經國信使副陳述役法不便事公言臣於役法本不詳知乞明詔有司更加考察不憚增改歸於便民而後已昔在熙寧中更定役法臣兄布實與其事臣今言之不為無嫌但承乏從官將出使親見二州之民有所陳述不敢顧避隱默為自

全計也又言臣以使事還至河北聞朝廷命王孝先開孫村口回河東流復故道及見運使謝卿材言河流稍入地中無可回之理但當閉塞支流縱之北去正是行其所無事卿材當畫八事聞於朝簡易明白似有可採乞下水官及河北兼司公共講求及卿材所陳利害孰為得失具奏朝廷擇其善者斷而行之庶使論議早定繼聞名都水使者王孝先河北轉運使謝卿材判官張景先赴三省詢究利害而三人所論不同朝廷未敢臆

決遣官行視然詔書但令相度孫村口有無未及利害如孫村口不可修即於不近界河踏逐一處則是雖曰遣官行視而必欲回河之意已先定於廟堂之上矣然則遣二近臣從數十官吏銜命而出不知果何為也及二近臣還奏如卿材說遂出孝先知曹州徙景先陜西路公力疏其罪執政不得已為之改命至紹聖初時論益主東流而河回輒決公私受獘卒如公言秦王後止襲公爵詔有司議所當立公言諸侯有國子孫以嫡相

承禮也況承亮先朝所立傳國再世可復議移奪乎四
年春旱甚中丞李公常請罷春宴執政難之公率彭公
汝礪上䟽曰天災方作民食未充正君臣側身畏懼憂
恤百姓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導迎
和氣翼日有㫖罷宴二公在朝論事數與時忤至是浸
不容矣當是時丞相范公純仁左丞王公存論議多是
與二公合於是乃欲盡去之會有以蔡丞相確安州詩
上者諫官交章以為謗訕謫新州范王二公爭之不能

得同時罷去先是公與彭公約當制者必極論之會公除給事中未拜彭公當制言甚力諫官多前日與公論異者言彭公實公使之誣以賣友公不自辨固辭新命請外章四上除寶文閣待制知潁州明年徙齊州未至改陳州在潁濬清河百餘里以通東南貨物人至今賴之部使者議開八丈溝疏陳蔡積水潁人素以為患公距其議使者以語詠公公復移書折之及徙陳執論益堅人於是知公非私於一州也越明年移知應天府兼

南京留守司守當東南孔道士大夫舟車銜尾結轍而至平時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為多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命格不下七年秋還朝守尚書禮部侍郎是歲哲宗初祀南郊有詔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公守前議論之語甚厲不報乃拜章自劾徙刑部不拜請去不已降知徐州在徐數月徙知江寧府兼江南東路兵馬鈐轄紹聖初徙知瀛州充高陽關路安撫

使哲宗既親政追用舊臣盡復熙豐之法數稱公議禮有守及公入對口不及垂簾事所陳皆國家大體嘗謂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皆得其人以為立政之本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時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咨詢無倦或至夜分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以參謀議以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宫之中親近褻狎之徒其損益相去

萬萬矣忤貴近意故不得留是時元祐諸公皆流竄嶺表最後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録譏訕為罪初實録成公與陸佃林希以嘗在屬例轉一官公奏臣不逮成書不可因人之功以叨賞典累辭不許至是希為中書舍人納所遷官在職公恥自陳以覬幸免遂與佃俱奪一官降小郡以公知滁州御史言希不當與公異佃與奏書不當與公同仍削佃職除公集賢殿修撰守滁歲滿除知泰州又二年徙海州元符三年上皇即位欽聖

太后權同聽斷一日二府奏事簾中宣諭曰先帝在宮
中甞稱曾某可用曾公為樞密實與聞之先帝謂神宗
也名還除中書舍人公自請對言治道在廣言路而已
祖宗以來數詔言事者使以次對神宗舉而行之於熈
寧之初以興道致治為後世法願陛下迹神考之故事
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下及民庶得極言
時政無有所隱然後擇其善者而行之且報之以賞大
則加以爵秩小則錫之金帛其言不足採若狂妄牴牾

者一切置之不以爲罪庶以鼓動天下敢言之氣會日
蝕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特命公草詔因具著所
以言於上者敷告中外於是投匭者日以千數上得盡
聞天下事大臣有欲害公者未有以發乃改公所撰孔
平仲復官制詞著平仲譏訕先烈之罪激之使自辨因
以擠之公録二詞白上言陛下既赦其罪俱當明著聖
恩叙復之意不必更載前來貶謫之罪萬一可用用之
如不可用則臣爲不稱職即乞罷中書舍人職事以允

公議上察其非罪促令赴省供職及對慰諭久之元祐士大夫再以赦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公奏生者蒙恩已厚矣唯是游魂枯骸未蒙聖澤死而有知豈得無望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寮昨已死被追貶或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及本蒙恩澤又乞如祖宗朝每大赦後置看詳編配罪人一司命官典領使流竄廢錮之人均被恩施皆見納用由是上恩溥及存沒矣累遷朝請大夫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又數月兼侍讀

上嘗從容謂公曰卿學術在廷無過之者非玉堂之上不可以處卿公頓首謝因言近世帝王善為治者莫如唐太宗善論治者莫如唐陸贄太宗貞觀之治論者謂庶幾成康史官掇其大者別為一書謂之貞觀政要陸贄事唐德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其歸必本於帝王之道必稽於六藝之文此二書一代之文章實百王之龜鑑伏願陛下退朝之暇紬繹經史之餘取此二書置之坐右留神省覽發言行事以此為準庶於盛德有補

萬一又言伏覩詔書知州軍辭見與文臣帶一路兵鈐及監司職任者並須上殿指揮皆罷而不見愚竊所未諭也今陛下初即尊位方當厲精為治日接羣臣以廣聰明以通衆志之時而遽有此變更竊恐四方聞之或意陛下倦於諮詢或意陛下略於待士而為一監司長吏者亦將苟且因循無自勵之志非所以崇德美興治功也給事中二人相繼封駁除月三省進呈令中書舍人書讀行下公言三省各有職守不相侵踰門下所以

駁正中書違失故中書舍人不兼給事中職事恐因此
隳壞官制有損治體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
謫公適館伴北使事畢還家即奏書兩宮曰瓘昨日所
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詺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
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
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
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
不為無累瓘以愛君之誠陳豫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

保全盛美忘身爲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昔東漢明德馬皇后常謂章帝曰吾但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章帝亦能不顧所生極其尊事之禮故一時母子之賢著之史册爲後世法本朝慈聖光獻皇后歸政之後游心物外歷英宗神宗兩朝功隆德盛稱美至今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間委曲詳盡有人所難言者不可縷載也初璀得罪左右無敢言者公獨盡言請復璀舊職其犯顏攖鋒率此類也先是禮部議哲宗升祔宜於太廟殿增

一室公獻議稱書禮記皆云七廟國朝自僖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大行皇帝祔廟當與神宗為昭穆上遷宣祖以合禮文七世三昭三穆之誼時為禮部者方執政故公議見絀時議者又言上當為哲宗服期從兄弟之服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黃帝舜且為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温益進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

則舜娶堯女為娶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於上前益語塞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魯公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為詔明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朋說甚至已而詔自中出上命魯公適視草禁中因舉數事為戒所謂休息百姓總核庶工甄叙材良敦奬正直澄清風俗振肅紀綱退與魯公言未嘗不丁寧反復以此也本朝學士弟草

兄制惟韓氏與公無他比也士論榮之而公獨以滿盈
為懼力祈補外章三上三請對引祖宗朝學士許避親
嫌故事期於必得上面諭曰朕初即位首名用卿豈可
遽求出也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兼集禧觀公
事修撰哲宗實録仍侍讀如故懇辭逾月不受命請郡
益確上封還乞外奏迺出稱謝然猶申前請上固强之
故退而奏詒朝廷更茶法内侍閻守懃主之公謂與民
爭利不可為是時守懃方用事勢傾中外非守義弗渝

無敢忤其意也元年太史復奏四月朔太陽當蝕公請對言今連年日蝕皆在正月歲旦之夕赤氣亘天變不虛生必有所自因陳天人精祲之説至誠懇激言發涕下退力請外得知陳州徙知太原府充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公奏西事素非所習且臣凡布嘗與措置議論之際不無妨嫌力辭不赴改知南京公前自陳徙宋遺愛未遠是行稚耋送迎交於境上宋人聞公再來懽動城邑徙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到官一日徙知定

州路安撫使會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公義不獨全請與俱貶言者繼之落龍圖閣學士謫知和州道除舒州靈仙觀時崇寧元年七月也魯公已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誦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公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與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内僅容一榻坐卧

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手詔
左遷官例許内徙移公台州魯公亦自衡徙舒會於途
中未及徙所又例還爵秩授公散郎與魯公還居潤州
里第戴白相從人所歆慕歲餘二公同時寢疾公遽命
諸子以生不及養太師殁必返葬其墓下自是旬日語
不及家事魯公薨翼日公亦不起實大觀元年八月丙
辰享年六十一累勲上護軍封曲阜縣開國子食邑五
百户八寶恩追復朝請郎後再以恩復朝請大夫集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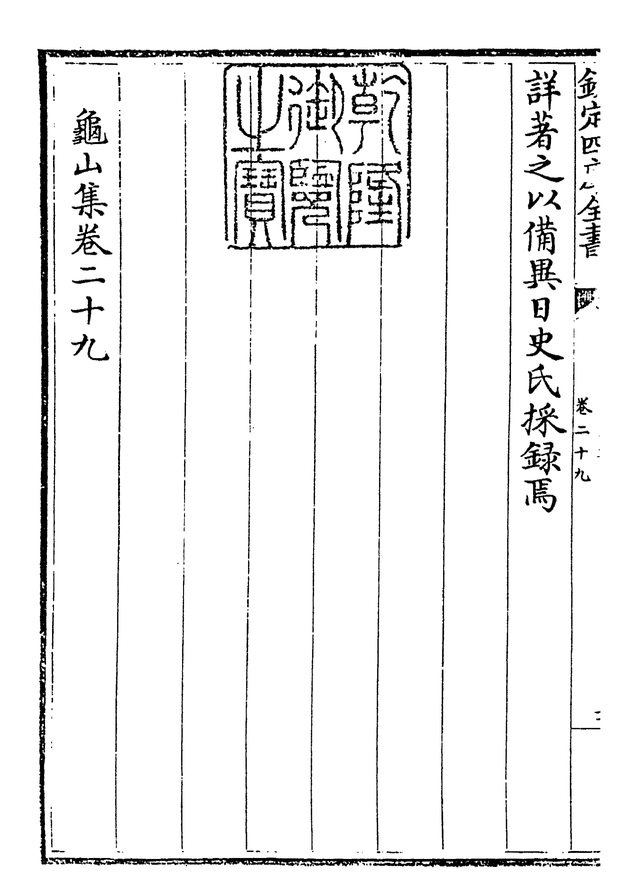
殿修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睟然見於顔面望之若不可犯而即之則温然可親不問知其為盛德君子也與人交無遠近疎戚之間不為虚詞飾貌一以誠意引掖後進惟恐不及一經品目人人自好自少力學於六經百氏之書無所不究含英茹實以畜其德非如世儒徒摭其華雕繪組織為辭章而已經綸之業蓋其素所藴積也故其在朝則以論思之責為已任出藩於外則所至有成績瀛州救荒之政全活者不可以數計至

其受代則民挽留之圯道闔門而不得去更十一州若此類不可悉數然在公為不足道故畧而不載平居於物無所嗜惟藏書萬餘卷手自讐校終老不倦窮探博取無所遺忘雖遼國山川道里逺近夷險無不洞悉與遼使語道其委曲皆大驚服及自朐山還朝其官某送伴北使使者語某曰昨朝會日執其事者非曾舍人耶吾聞其名久矣其為中外欽慕如此家素貧未嘗屑意有無而以字孤振乏為急由布衣以至處顯視其居處

被服飲食無少異歿之日陳無新衣薦無完衾帷器用
敝惡闔門千指無所歸聞其風者雖庸夫賤隸皆歎息
為之泣下諸孤卜以二年十一月葬公於南豐縣世賢
鄉梅潭之原遵治命也曾祖諱仁旺累贈太師沂國公
曾祖妣陳氏楚國太夫人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
史館贈太師密國公祖妣黃氏趙國太夫人考諱易占
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妣周氏周國太夫人吳氏吳
國太夫人朱氏魯國太夫人娶强氏累封和義郡君尚

書祠部郎中二司户部判官諱至之女也有賢行能宜家有子八人長曰緄通直郎知揚州天長縣丞事次曰縱承事郎監太平州蕪湖縣酒税務絢宣義郎監兖州東嶽廟統將仕郎監應天府柘城縣税務緎將仕郎監睦州酒税務緯承務郎權知泗州招信縣丞事續纁舉進士女四人長適宣徳郎王律次適宣義郎劉傍二尚幼孫男二十人悰恪慥悦懐悟情悌恂愖怡愜愔惲愢忳惔懔懊憺孫女六人公以文學擅名自結主知朝廷

每脩一書必以公為選首自仁宗至哲宗四朝大典公悉與焉有曲阜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奏議十二卷邇英殿故事一卷元祐外制集十二卷庚辰外制集三卷内制集五卷尚書講議八卷曾氏譜圖一卷公殁逾二十年今天子即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賜謚文昭公久在論思之職參訂國論獻替為多兵火之餘朝廷載籍焚滅殆盡雖至言顯行著在天下然日月逝矣恐浸久或失其傳故掇其大節而



詳著之以備異日史氏採録焉

龜山集卷二十九